

# 末代皇后

張或弛

## 皇后嫁妝值價幾何？

「自古紅顏多薄命」，我國的末代皇后，滿洲正白旗人郭布羅·婉容，一生遭遇之奇特，結

局之淒涼，只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末代皇后婉容的家世相當顯赫，不過，認真說來，却又是一筆糊塗「混」帳。婉容的父親名叫榮源，是蒙古籍的正白旗人。由於他一度任過「油水最多」的清廷內務府大臣，因此他家十分富有。正因為榮源的家裏有錢；方便婉容「歪打正着」的成爲了遜清末代皇后，同時，也葬送了她的一生。

因為，當遜清末代皇帝溥儀在剛滿十五歲那年選后，他起初選的是滿洲額爾特·端恭的女兒文綉，時年十二歲。當年，清宮裏的同治遺妃和光緒遺妃正在爭權奪利，爲了拉攏廢帝溥儀，都想溥儀娶一個她們中意，而且比較接近的姑娘，利用末代皇后「親近」末代皇帝。文綉是同治遺妃敬懿太妃心目中的人選，自然而然就遭到光緒

遺妃端康太妃的反對，她千方百計，用盡心機，發動王公大臣力請溥儀改挑她所合意的婉容。其理由，便是婉容家富，文綉家貧。

為什麼當清朝皇后非得家裏有錢不可？問題在於那一份價值之昂，令人咋舌的嫁妝。皇后貴在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她那份嫁妝都得準備些什麼，相信這是一個人人都感興趣的問題。筆者有一份溥儀的親伯伯，遜清光緒皇帝所娶的那位隆裕皇后，送進皇宮裏去的妝奩單，特地錄在下面，那可真是够瞧老大半天的了。

隆裕皇后的妝奩是分做兩批昇抬到皇宮裏去的，第一批時在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且讓我們看一看這一筆細帳：

進上賞金如意成柄（也就是說把皇帝賞給隆裕家的一柄金如意，再送回宮裏去。）

帽圍一九一匣。

又帽圍一九一匣，又一匣。

金點翠、紅白瑪瑙、桂花紅碧環、玉堂富貴，脂玉瓊龍雕花插屏成對（附紫檀座）。

銅玻璃太平有象桌燈成對。

紫檀龍鳳五屏風銅鏡台一件（附大紅緞綉金雙喜字套）。

金大元寶喜字燈（杯盤成對）。

金福壽雙喜執壺（杯盤成對）。

金粉妝成對。

金海棠花福壽大茶盤成對。

金如意茶盤成對。

金福壽蓋碗成對。

黃地福壽瓷茶盅成對。

金腴子盒成對（按：腴子就是肥皂）。

銀胭脂盒成對。

金點翠、紅白瑪瑙、桂花紅碧環、玉堂富貴，益景成對。

紅雕漆太平有象餈盒成對。

脂玉瓊龍雕花插屏成對（附紫檀座）。

后皇代末



一生淒涼落寞，死於大動亂中的末代皇后婉容。

黃面紅裏百子五彩大果盤成對。

古銅獸面雙環罐一件。

脂玉葵花御製詩大盃成對。

吉銅三足爐一件。

古銅獸面雙環罐一件。

脂玉雕魚龍一件。

脂玉雕松鶴山子一件。

翡翠大盃成對。

漢玉松鶴筆筒一件。

碧玉福壽圓光璧一件。

郎窑大盃成對。

漢玉雕仙人插屏成對。

脂玉雕荷葉雙連一件。

青花白地西蓮大盃成對。

漢玉雕和合山子一件。

脂玉雕仙人插屏成對。

漢玉雕仙人插屏成對。

青花白地西蓮大盃成對。

青花白地西蓮大盃成對。

青花白地西蓮大盃成對。

青花白地西蓮大盃成對。

青花白地西蓮大盃成對。

雕碧玉鑲脂玉乳壁鐘成對。

漢玉雙環高字獸面爐一件。

脂玉隻獸面喜字有蓋瓶一件。

翡翠瓷觀音瓶成對。

漢玉獸面方爐一件。

脂玉雙環獸面雕龍座有蓋扁瓶一件。

粉地五彩盞八仙慶壽樽成對。

脂玉雕西方瑞草芳彝一件。

脂玉獸面雙環有蓋扁瓶一件。

金四面轉花洋鐘成對。

古銅周父癸鼎一件。

金轉花洋鐘成對。

紫檀雕花炕案成對。

紫檀雕事如意月定桌成對。

紫檀茶几成對。

紫檀寶椅八張成對。

紫檀琴桌成對。

紫檀連三成對。

紫檀雕花架几成對。

紫檀雕龍盆架金面盆（大紅綵綉花披）。

紫檀雕花匣子二十件。

金洗手盆成對。

紫檀雕花箱子二十隻。

紫檀雕花大櫃成對。

## 一次娶了兩個老婆

上列粧盒一共是五十五種，從周代古董一直到西洋名貴轉花鐘，金銀珠寶，紫檀木的傢俱，絕對不嫌誇張，因為這五十五種粧盒便是整整的一百抬。

何況在十天以後，還有正月二十五日卯刻抬進清宮的第二批粧盒呢？其中又有——

進上賞玉如意成柄。

領匾一九一匣，又各色福履（按即鞋子）一

九一匣，又針黹一九一匣，花巾一九一匣。

紅雕漆喜字桌燈成對。

金小元寶喜字燈成對。

金油燈一件。

金漱口孟成對。

金抿頭缸成對。

銀牙箸成對。

金喜字叉子成對。

又金漱口孟成對。

黃地福壽盞膽盤成對。

金爹斗成對。

金洗手盆成對。

銀盃孟成對。

中

銀盃子罐成對。

外

第二批粧盒，又是十九種，連同第一批計有七十四種之多。——像這樣奢侈已極的嫁妝，若非豪富之家，又怎樣負擔得起。所以，明明是由溥儀親手加圈選中了的文綉，便給端康太妃以「家貧」爲由，不得不黯然讓「錢」，退避三舍，而在端康的多方活動之下，改圈了家財萬貫，富可敵國的榮源之女婉容，却又因爲「皇帝無戲言」，「皇上既圈過文綉，她就不能再嫁給臣民了」的緣故，使圈定的文綉降而爲妃。溥儀遂在一次婚禮中同時娶了大小兩個老婆。由而也造成了溥儀、婉容、文綉三個人的莫大悲劇。

前文表過，遜清末代國丈榮源的尊榮貴顯，在有清二百餘年裏無人可及。因爲，榮源不但有女身爲遜清末代皇后，尤其，基於「親上加親」，「近水樓台先得月」的關係。在他一家之中竟然出了兩位「末代駙馬」。溥儀的大妹子大格格（滿洲話公主），嫁給了榮源的長子潤良；二妹子二格格，也下嫁榮源的次子潤麒。榮源有溥儀這個末代皇帝做女婿，又有兩位公主是他的媳婦，不用說他該有多麼得意。

那麼，爲什麼前文又要說：榮源一家竟是一筆糊塗「混」帳呢？首先，得從榮源之妻、婉容她媽、溥儀的父母娘說起。榮源娶妻恒香，是宗室毓朗的女兒，按照滿清皇族的輩份排行，應該是溥儀的姪孫女。然而，就因爲溥儀娶了婉容，兩個胞妹又下嫁榮源與恒香的兒子，姪孫女竟然變成了丈母娘，反倒長一輩了。

其次，就應該談一談炙手可熱，聲勢顯赫的

榮源了。自從婉容嫁給了溥儀，躋登末代皇后寶座，潤良和潤麒兩兄弟，又娶了溥儀的胞妹大格格和二格格。末代國丈就此父以子女貴，被末代皇帝溥儀封爲承恩公。這位末代承恩公的「洋相」，也就開始變本加厲，層出不窮，適足以令人

笑掉了牙。

### 未代國丈刻薄老婆

末代承恩公榮源那麼有錢有勢，居然還會如此其吝嗇，古往今來，可能只有他這一個皇親國戚，「金枝玉葉」，對待妻兒子女、床頭人、親骨肉，斤斤較量，刻薄到這般地步。——老婆住他的房子，他要按月收房租。老婆一旦付不出來，他便扣留老婆的箱櫃行李，作爲抵押。甚至於，榮源根本不管他老婆的衣與食，讓他老婆穿得破爛爛，見不得人，遇到親朋戚友壽喜慶弔，只好想盡方法找藉口，婉謝辭却，免得當衆出乖露醜。至於一日三餐，米麵食糧，尤須他老婆巴望着娘家的姐妹接濟。讀者若謂天下那有這種事？那有這種人。筆者且在此披露一封「末代國母」上「末代皇帝」女婿書——

「皇上睿鑒：微臣生性魯鈍，因習詩書，旣

無理家之才，復遭榮源之忌，廿餘年時在痛苦之中，隱忍應付，痛心實多，每思輸誠以感動，益覺意見之分歧。命蹇運乖，挽救乏術，愧對宗枝，憂繁五內。以往情形，猶可勿庸追論，迺至最近兩年，榮源對臣情形，誠有人類所不堪忍受者，謹爲君皇詳細陳之。夫人類生存一日，衣食住

三者必不可免，請先言住：其所租之天津住房，臣出入本爲傳舍，只因欠租累月，不特不能居住，且將視臣爲債務人，箱櫃行李，徵成扣押之品，倚靠無門，彷徨失措，不得已，暫就母舅家借宿。清夜自思，成何境況？若非榮源忍心害理，何至令臣忍辱含痛，至於此極。衣食日常之需，臣向主儉樸，不敢稍涉華美，乃戚族屢弔，每以褴褛而規避，米麵食糧，恆望姐妹相饋遺。兩年經過，言之寒心。榮源則悍然不顧，視若仇讐，不通聞問。函電呼籲，口頭請求，一概置不理，蓋欲絕我生路，置之死地而後已也。臣本當死以報祖先，無如潤麒尙未成人，前途環境，冉冉堪虞。上年在新京相見，尚覺其孝思眞誠，殊不忍以一身之事，貽後人之憂，再四思維，惟有訴諸法律，與榮源對簿公庭。無論何國何地，皆有保障人權之專律，是以不揣愚昧，已向北平法庭起訴，請求析產別居，實屬萬不得已之舉，區區苦衷，必蒙我皇上矜憐恕宥，微臣實不勝迫切惶恐之至。謹以奏明，伏維皇上聖鑒。微臣恆香謹奏。」

莫以爲這是一時氣忿之語，「末代國母」委實忍無可忍，無以爲生；她真的向北平地方法院告了一狀，請求和榮源離婚。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九一八事變兩年後，溥儀已經潛赴東北，在日本關東軍的陰謀策劃之下成立偽滿洲國，僭號大同二年，名爲「滿洲國執政」，其實是關東軍所豢養的第一號傀儡。

這一名傀儡，在「大同」二年接受日本關東

軍的指示，派遣九名宗室子弟，至親好友，以及括末代皇帝溥儀的兩個弟弟，同父同母的溥傑，和同父異母的溥佳，還有他的三妹夫，亦即爲他的妻弟潤麒。不過，除了溥傑、溥佳以外，其餘的七位皇親國戚、心腹親信，大都是改了姓名的。例如潤麒就改名爲趙國圻。

### 駢馬誓父怒髮上指



宣統與郭博洛·婉容在北平舉行大婚，外籍人士爭往觀禮，並與新婚帝后合攝一影。

這九個人到了日本，全都被分發到日本士官學校，充任陸軍將校候補生。根據日本士官學校、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日的紀錄，我們可以覘知這九名「偽滿建軍基本幹部」的年貫與簡歷：

張挺：二十五歲，山西人，法國哥羅伯大學紙科專門學校畢業，偽執政府一等侍衛官。

趙國圻：（就是溥儀的三妹夫潤麒的化名），二十二歲，蒙古人，北京文治高級中學卒業，偽執政府一等侍衛官。

裕哲：二十七歲，長白人。奉天商科高級中學卒業，執政府三等侍衛官。

溥佳：（末代皇帝溥儀同父異母弟）二十五歲，長白人。北京華文高級中學卒業，偽執政府一等侍衛官。

馬驥良：二十二歲，奉天人。奉天省立高級中學卒業，偽執政府三等侍衛官。

龐永激：二十五歲，大連人。旅順第二中學校卒業，日本明治大學法科修業。

溥傑：（溥儀同父同母弟），二十七歲，長

白人，日本學習院卒業。

毓峻：二十八歲，長白人，北京德進中學卒業，偽執政府二等侍衛官。

祁繼忠：二十三歲，河北人，北京求實中學卒業。

上列的這九個活寶，張挺、趙國圻和裕哲編在第二中隊。溥佳、馬驥良、龐永激編在第六中隊。溥傑、毓峻和祁繼忠則編在第十中隊。

溥儀特地指定祁繼忠，負責暗中監視其餘八名親貴子弟，專門替他做耳目，打小報告，從祁繼忠的小報告裏，可知婉容之弟，溥儀的小舅子

趙國圻（潤麒）究竟是個什麼樣的腳色，祁繼忠說：

「趙國圻對於書本上很用功，烟酒不碰，就是決斷力差一點，有點痔瘡，可是現在已經好了。」

過不久，溥儀的弟弟溥傑又從東京寄來一封密函，向他哥哥報告一個「驚天動地的新聞」，時在民國二十六年二月間，溥傑的密函是這樣寫的。

「……今有一件驚天動地新聞，報告吾君：今早榮源來一信與潤麒者，信皮上寫潤中尉殿，信後寫榮源，信內亦然。內中大如朋友之彼此寫信，絕不類父子口吻，有『吾亦不禁惶恐』等語。最妙者，有『爲談此事便利起見，漸（按：係「暫」之誤）將吾輩家庭關係擋開，作爲朋友』。更有稱潤麒爲足下處。尚有『此馬本由吾用價購買，以送於足下，將來足下回國，再另購一好馬奉送，絕不致誤……果該馬爲足下朋友所送，

抑或御賜，則吾萬不敢如是之斗膽矣。亦更想不到足下爲此事而多心生氣矣。將來可另贍賠償，藉贍不告而辦之罪。吾之祖父暨吾父殊開過眼界，如是百十元之馬價，必不敢於染指也。」未書榮源覆等語。其原因爲潤有一馬，在榮源處餵養，榮遂賣之，其子潤麒遂大發雷霆，有『不勝髮指』等之妙語，故其父榮氏亦大發雷霆，致演出此父不父，子不子之怪劇也。此信因潤不在家，由莉莉打開，示於傑者。傑與莉莉皆且笑且讀，因太奇怪，特秘將其中之『妙語』錄抄於上。真可謂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也。

潤麒知道溥傑、韞穎（莉莉）兄妹看到了他父親的這封信，所以也有一函上溥儀。潤麒學名郭繼英，函中乃自稱爲英，原函如下：

「……現有一可怪之事，請上千萬勿告其人。英父對英去信不滿，激怒之餘，忽給英來一種恭敬之信，稱英爲中尉，呼英祖父爲吾父，可見已不識英爲子矣。原因係英來時，將英之

馬經韓陞託一商人代爲飼養，後此人私自將馬賣却之外，尙要求飼養料，英怒其非禮，乃給韓陞去信，令其代爲責此人。不意英父觀此信認爲閒話，於是有所舉，何英之不幸也……」

兒子到日本去留學，留下一匹馬，寄養在他老子那裏，擁資千萬，那麼闊綽的老子，居然會把兒子的馬賣了。兒子就爲了一匹馬的事，會跟老子翻臉，去信質問，內有『不勝髮指』之語。

把老子給惹火了，回信宣稱：『暫將吾輩家庭關係攔開，作爲朋友。』口口聲聲的稱兒子爲足下，由此也可以想見婉容的娘家，亂七八糟到什麼程度？她父親榮源和她弟弟潤麒的爲人，又是何等的令人齒冷。此所以，縱使榮源一家和遜清皇室親上加親，再親上加親。溥儀對他的那位岳父，依然擺諸千里之外，絲毫不假以辭色。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半，偽滿朝廷在長春，榮源因爲自己過生日，特地進「宮」給「皇上」行禮，甚至說明了自己是爲過生日而來的。然而，溥儀却令人傳話說：

「今天很忙，不見他！」

做老丈人的便碰了個大釘子，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的回去了。

這位末代國丈榮源的最後結局，是在二次大戰盟軍勝利，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他跟着溥儀想逃到日本，却與溥儀一道被俄軍俘虜，押解到伯力，關在集中營裏，就此沒了下文。他那刻薄老婆兒子的天文數字財產，多半落入了俄軍的手。

中。

### 徐狗子楊小樓胡適

溥儀對婉容的娘家，先就存心瞧不起，他對於婉容，也是印象大爲不佳。因爲這門親事並非由他所自主，而且他娶老婆的時候方祇十七歲，

北國的孩子，發育不如南方早，在男女相悅之情上，總要來得晚些。加以十七歲的孩子正淘氣，溥儀小時候又是份外的頑皮，爲了好奇，他給清宮帶進了無數新玩藝。那些新玩藝才是他的興趣所在。例如，他堅持要在養心殿裏裝一具電話，使他成爲唯一使用過電話的『皇帝』。

不用說，溥儀想在清宮裏裝電話，是費了很大的一番唇舌與氣力的，他的要求，首先就遭到四名太妃、諸王親貴、宮中有頭臉的內監，以及「內務府」官員的一致反對，他們振振有詞的說可是，溥儀却據理力爭的道：

「宮裏從來就沒有安過電話，電話是西洋玩意，此例斷不可開！」

「自鳴鐘、洋琴、電燈全是西洋新玩藝，宮裏從前也沒有的，怎麼如今全有了呢？」

「反對者被他問得無詞以對，便又想了一個『正大光明』的理由來說：

「皇上以皇帝之尊，也跟普通平民百姓一般的跟外人通電話，外界還可以隨時打電話進來，請皇上接聽，這未免太不成體統了。」

溥儀當下便反問他們道：

「爲什麼外界打電話找我，就不成體統呢？」

那些守舊派、老古董，誠惶誠恐的答奏：

「死罪一條啊！」

「沒那話，」溥儀立加駁斥的說：「現在宮裏已經有了報紙，報紙上登的都是外間的消息。用眼睛看報，跟用耳朵聽電話，不一樣的是跟外界通消息嗎？」

守舊派、老古董們無奈，只好搬出溥儀的本生父、親爸爸載灃，請載灃去向兒皇帝進行說服工作。載灃入「宮」，見到了溥儀，把守舊派老古董反對裝電話的理由，鶻鵠學舌般重說一遍，溥儀祇好耐心的往下聽，但是他一等載灃說完，

馬上就施以反擊，他問：

「王爺的府邸，不是也安上了電話嗎？」

一句話，就把攝政王載灃給問住了，他結結

巴巴，囁嚅嚅的答道：

「這個……呃，那個，呃，那跟宮裏不

同，依我看，安電話的事，還是過兩天再說呢！」

「有什麼不同？」兒皇帝光了火，當面頂撞

的道：「難不成我當了皇帝，反倒不如平民百姓

，連安個電話的自由都沒有啦？」

載灃給兒皇帝吓得心慌意亂，不知所措，唯

有一個勁兒的——

「呃，這個，呃，這個麼……」

然而，溥儀已經不耐煩再聽下去了，他不理

他的父親，一扭頭吩咐隨侍內監：

「傳內務府，馬上給我安電話，今兒個就要

給我安好！」

載灃素來是個沒主意的，一見兒皇帝發了脾氣，頓時便順風使舵的說：

「好好好，安安安，傳內務府，叫他們趕快給皇上安電話！」

在汰舊更新上，溥儀又一次的贏得了勝利，

清宮裏的電話，果然在一日之間安裝好了。溥儀

樂得像個孩子似的，拿起電話聽筒，偏又想不起該

打電話給誰？偶然憶起，常聽隨侍王公大臣在提起一名北平城裏，頗負盛名的雜耍明星徐狗子，

就撥個電話給徐狗子吧，翻電話號碼簿，找到了

徐狗子的電話號碼，便撥了個電話過去，祇是，

當他一聽到對方在問：

「您是那一位？您找誰？」  
溥儀便緊張而帶興奮的，大叫了一聲：「徐狗子！」  
「徐狗子！」  
然後，這位宣統皇帝竟會吓得趕忙把電話給掛斷了。一直到多時以後趣聞傳出，徐狗子方始曉得，他實已榮獲自盤古開天地，第一個由皇帝打來的電話呢。

皇帝盜寶御弟運贓  
候多空，到宮裏來談談嘛。」  
溥儀又開心的笑了，他說：「我是溥儀，我在宮裏。胡博士，您什麼時候打電話給莊士敦，請莊士敦代為證實一下。」

是溥儀，倘若置之不理，自己即將爽約。因此，他打電話給莊士敦，請莊士敦代為證實一下。

莊士敦證實了電話確是溥儀打的，他更興沖的安排好了胡適和溥儀的會晤。祇是，清宮中

子壯多了，他又撥第二個電話，這一次是打給平

劇名武生楊小樓的，所以電話一接通，他便用上

了戲腔問：「來者可是楊——小——樓？」

接電話的也不知道是否楊小樓，他覺得滑稽

可笑，便帶笑的問了一聲：

「您是那一位呀？」

溥儀却又避而不答，他只是開頑笑的再唸了

兩句平劇道白，還唱了一句戲文，接着便是哈哈大笑，再把電話給掛上。

由於溥儀的那位洋老師莊士敦，不時在溥儀

跟前提到胡適，對提倡新文學的胡適推崇備至，

溥儀的第三個電話，便打到了胡適博士的府上，

點書。

胡適和溥儀談了些白話文和新文學的問題，

他在胡適面前顯露出他對外界知識的陌生和淺陋

，但是，胡適却激發了溥儀一個嶄新的、強烈的願望，他向胡適表示，他很想到外面走走，多唸

以後，這位宣統皇帝竟扮演起「妙賊」的角色，

他跟他的胞弟溥傑合夥，一對難兄難弟有計劃的

「監守自盜」、「蜻蜓吃尾巴」，把故宮裏珍藏

的名貴字畫分批的「偷」出去，此行動持續到

五個多月，他們很「偷」了不少東西，決定將它們出售以後，作爲兩兄弟出國留學的費用。想當然的，在溥儀、溥傑盜寶留學計劃進行時期，他的全部心力專注於此，對於新婚皇后婉容，也就自然而然的有所冷落了。

溥儀第一次吃西餐，也鬧了不少的笑話。民國初年在北平，吃西餐叫做吃洋飯，在上海則稱爲吃大菜。有一次溥儀心血來潮，想吃一頓洋飯，嚐嚐新鮮了，他便命太監到六國飯店去買。六國飯店的侍役領班問那名太監要買多少份，太監不曉得西餐是論份數叫的，他不知如何是好，便脫口而出的回答：

「你管咱們吃多少份呢？儘量多預備點好了，還怕宮裏付不起錢呀？」

侍役領班一聽就知道碰到「瘟生」、「洋盤」了，小小的跟他開個頑笑，足足備了西餐一百份，再派一批侍役到故宮裏去佈置餐桌並上菜，那位太監却兩眼一彈的道：

「宮裏有的是人，輪得着你們去侍候嗎？況且你們又不能進宮去，你們只管把洋飯送到宮門口罷咧。」

領班只得由他，派人派車把一百客西餐送到宮門口，收了錢就走。宮中內監七手八腳的幫忙往裏搬，光是刀叉調羹就有一大堆，一百客西餐的幾百道菜，接起幾張大桌子來都放不下，溥儀東看看，西瞧瞧，他使不來刀叉，也不知道吃洋飯究竟從何下手。忽然瞧見一小碟一小碟黃澄澄的小玩藝，顏色既鮮艷，又是奇香撲鼻，便用調羹盛起一塊來往嘴巴裏送。殊不料這小玩藝一進

口，頓時滿嘴是油，黏不幾幾的簡直無法下嚥，使得溥儀眉頭緊皺，哇哇怪叫——

「好難吃呀，太油膩啦！」

原來他吃的是抹麵包的黃油。

### 皇后鳳冠給掉了包

隨侍太監們看到他這副難以下嚥的模樣，便趕忙建議的說：

「皇上，喝兩口熱湯吧！」

這一回，溥儀怕再上當，聞一聞盛在盆子裏的湯；一股從沒聞到過的怪味，再一問，那湯竟是烏龜湯，六國飯店專供洋人吃的名菜，偏偏溥儀避之猶恐不及，其他的菜，自然也不敢再問津了。花了好幾百塊大洋，叫了一百客西餐，其結果是，祇吃了一口黃油。

大婚以後，溥儀居然也會吃西餐了，那是皇后婉容對他所作的一大貢獻。婉容家境富裕，她父親榮源又把她寵得什麼似的。滿洲風俗和漢人迥異，十七八歲的「姑奶奶」，經常都在拋頭露面，滿街的跑，什麼吃喝玩樂的事她們都會。所以婉容在進宮以前就學會了吃西餐，進宮以後便教會了溥儀，還讓他越吃越有滋味，甚至覺得西餐勝過御膳房的名菜了。

「沒這回事呀。」

末代皇后婉容的命，可以說是相當的苦，她被選中爲溥儀正妻，但却並非出自溥儀的原意。

當文綉被誦爲妃，在溥儀的心目之中，對她總有幾分歉疚與憐愛，所以，婉容、文綉二妃在一次盛大婚禮中，幾乎是同時進宮的。表面上婉容佔盡上風，實際上却是文綉比較得寵，這便埋

下了往後后妃失和，文綉下堂求去，溥儀從此更不諒婉容，以致帝后反目，宛如路人的禍根，使

婉容一直淒涼落寞以至於死。

除此以外，打從婉容入宮之日起，故宮中

就始終處於多事之秋，一樁接一樁的禍事不旋踵而來。首先是溥儀、溥傑的盜寶出走留洋計劃宣告失敗，溥儀天真的想用金錢收買小內監，協助他逃出宮去。可是小內監明知茲事體大，害怕自

己的腦袋瓜子搬家，悄悄的去向內務府通風報信。內務府官員聽說「皇帝」決心出走，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他們唯有施出殺手鐗，十萬火急，請來溥儀之父，攝政王載灃。就在溥儀預定逃出故宮的一小時之前，載灃一面匆匆入宮，一面下令故宮所有宮門，一律斷絕交通，不許任何人出入。

因此，當溥儀和溥傑正準備從養心殿出發，踏上他們的漫長旅程。一抬眼，兩兄弟的父親載灃神色倉皇的跑來了。載灃一急，就又犯了他結巴口吃的毛病，口齒不清的在問：

「聽聽聽聽聽聽說說皇皇皇上要走哇？」

父親口吃，反把暗呼糟糕的溥儀給逗笑了，他矢口否認的說：

「聽聽聽聽聽聽說說皇皇皇上要走哇？」

「這不好，這可怎麼辦呀？」

可是載灃仍在焦灼萬狀，自言自語的說：

溥儀只好再補上一句：

「真的沒這回事嘛！」

載灃又唧噥了幾句，然後，把合謀出走的溥傑給領回家去。溥儀的出走計劃，至此全盤失敗。

，他想查問是誰走漏風聲的，偏又問不出口，怕別人更起懷疑。有了這一次失敗的教訓，溥儀一見高牆就害怕，他每每自言自語，大發牢騷的說：

「監獄！監獄！監獄！民國跟我過不去，猶還可說。為什麼王公大臣、內務府也在跟我過不

去呢？真是豈有此理，我是爲了這紫禁城外的祖宗江山，才想跑出去的，你們究竟是爲了什麼？」

逐出宮去。

然而，一切的災禍之中，對於婉容來說，最是個開端。緊接下來，盜竊、失火、烟案、賭案，層出不窮，方興未艾，終至溥儀全家被馮玉祥挾，無價之寶的皇后鳳冠，竟會在不知不覺間，被人換上了膺品。這是否在意味着，末代帝后恩愛不長久呢？

## 介紹郵政最新服務

### 中歐陸空聯運包裹業務

中美——從台北空運到舊金山  
中歐——經台北空運到阿姆斯特丹  
在各國境內則利用水陸路運輸

### 寄達地及資費

寄 地	重 量 限 制	(起 重 一 公 斤 資 費 (新 台 幣))	續 重 每 公 斤 資 費 (新 台 幣))
比 利 時	二〇公斤	九〇元	六五元
愛 爾 蘭	一〇公斤	九〇元	七〇元
葡 萄 牙	一〇公斤	九五元	七五元
法國、義大利、瑞典	二〇公斤	一一〇元	七〇元
西班牙、挪威	二〇公斤	一一〇五元	七〇元
希臘	二〇公斤	一一五元	八〇元
英國、北愛爾蘭	一〇公斤	一二五元	七五元
西 德	二〇公斤	一〇〇元	七〇元
(美 國 (不 包括 夏威 夷))	二〇公斤	九〇元	八〇元

例如：

陸空聯運包裹的優點是：

一、運遞——比水陸路包裹快得多

二、資費——比航空包裹低廉得多

郵局開辦中美、中歐陸空聯運包裹業務，是帶給您及您的親友既省時又省錢的一項服務；更為工商界人士開拓國外貿易機會，交寄手續簡便，歡迎利用。詳情請向各地郵局洽詢。

寄 地	重 量	(航 空 資 費 (新 台 幣))	陸 空 聯 運 資 費 (新 台 幣))	比 較 海 運 縮 短 日 程
美 國	三公斤	四〇〇元	二五〇元	五週
西 德	三公斤	三六五元	二四〇元	七週